

●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略论弗洛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解读

王 雨 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4)

[作者简介] 王雨辰(1967-), 男, 湖北武汉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摘 要] 弗洛姆认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人道主义和异化”为基础的人学。基于以上认识, 弗洛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的本质”、“人的个性”、“人的自我实现”等概念的内涵进行了剖析, 提出了“社会性格”、“社会无意识”、“社会过滤器”等新范畴, 并力图以此揭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微观机制。弗洛姆还运用这些理论分析了当代西方人的异化生存境遇和解放的可能途径。弗洛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既包括真理性成分和创造性成果, 但同时也夹杂着若干错误。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 人学解读; 人道主义; 劳动与异化劳动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3-0273-06

弗洛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的突出特点是通过把历史唯物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 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人学解读, 并以此作为他的社会批判哲学的理论基础, 分析现代西方人生存的困境, 提出了他的社会结构变革论与社会心理革命论的解救之道。本文的主旨主要分析弗洛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解读的理论得失。

—

弗洛姆首先批判了当时那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误读和歪曲为只注重人的物质需要、忽视人的精神需要和精神发展的所谓唯物主义解释。在他看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关于人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也代表一种抗议, 抗议人的异化, 抗议人失去他自身, 抗议人变成物。”^[1](第15页)它是马克思继承西方人道主义哲学传统的结果, 这一哲学传统的本质就是使对人的关怀、人的潜在才能得到实现, 历史唯物主义既不是那种以获得金钱和物质享受为基础的心理理论, 也不是作为价值判断和伦理原则意义上的唯物主义, 而是一种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它肯定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人们的心理和思想, 其目的就是要改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人被金钱和物质利益所控制的异化状态, “使人在精神上得到解放, 使人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枷锁, 使人的完整的人性得到恢复, 使人与其伙伴们以及与自然处于统一而且和谐的关系之中”^[1](第22页)。

弗洛姆强调, 历史唯物主义既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 也不同于那种资产阶级的“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1](第26页)。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生活中的人, 而不是思想中想象出来的人, 因此它强调研究人的现实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 强调研究人的实际生活方式对人的思想情感的影响。但是, 马克思也决不否定人的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只不过马克思强调由于资本

主义社会对人的意识的控制,使人们认识不到自己的真正需要。因此,人自觉意识大部分是虚假的意识,人行为的真正动力是人所意识不到的。人的真实需要只有在破除了虚假的意识之后,认识了客观实在才能够得到把握。因此,马克思“不是反对一切观念,而是反对那些不是扎根在人和现实中的观念……马克思绝对没有忘记不仅环境造就人,而且人造就环境”^[1](第37页)。因此,那种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将人看成是环境的消极对象,在历史过程中是消极被动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和错误的。

通过以上批判分析,弗洛姆认为,“人和异化”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和基础范畴,那种将马克思青年时期和成年时期的思想对立起来,指出那种割裂马克思思想统一性的做法是对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本人的曲解。他强调成年时期的马克思并没有抛弃了青年时期人道主义思想的观点,马克思的思想具有连贯性和统一性,其基础和核心就是人道主义。可以看出,在弗洛姆眼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人学。从这一指认出发,弗洛姆从人的本质、人的动机、人的个性和社会性以及人学的最终目的等诸方面进一步论述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

二

弗洛姆认为,马克思既反对在人的本质问题上先验地将人的本质规定为理性或感性的非历史主义观点;同时又反对在人的本质问题上不承认人的一般类特性的相对主义观点。马克思所讲的人的本质力量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的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第57页)。人的本质只能通过人的创造性的劳动来实现。那么,如何才能判定人的本质实现了呢?对于这个问题,弗洛姆认为,这就必须首先解决人的行为动机问题。

如前所述,人们通常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主要动机归结为对物质的东西的渴求,但实际上,那种把占有和消费当作人的最主要欲望和动机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也是马克思极力批判和反对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总是向着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的方向发展,而要了解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就必须弄清楚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弗洛姆强调,不应该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而应该将劳动理解为一种人类学的概念。因为在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中包含着他基于人道主义立场的价值判断,表达的是人的自由的创造活动,是人的自我表现和他个人体力和智力的表现。在劳动过程中,人使自己得到了发展,变成了人自身。劳动不仅是人谋生的手段,更是人的能力的一种有意义的展现。马克思就是以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的创造性劳动为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不仅在于其财富分配的不公正,更在于资本主义使劳动堕落为被迫的、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从而使人片面畸形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人的这种畸形发展的异化状态,实现全面的发展。因此,马克思的中心思想是“要使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变成生产的、自由的劳动,而不是使异化的劳动从私有的或‘抽象的’国家资本主义那里获得更好的报酬”^[1](第56页)。

弗洛姆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又是和异化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是指“人在把握世界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发生作用的行动者,而是觉得世界(自然界、别人和他自己)对他来说依然是陌生的。它们作为客体站在他之上,与他相对立,即使它们可能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对象。异化主要是人作为与客体相分离的主体被动地、接受地体验世界和他自身”^[1](第56、57页)。异化的概念贯穿于马克思后来的所有著作中,并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因为异化是人的一种病态状态,如果不克服异化,人们就不可能健全地生活。弗洛姆强调,马克思所提出的异化概念是对黑格尔的异化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和黑格尔将异化看做是绝对精神的外化不同,马克思是从存在和本质相分离的角度来规定人的异化,也就是说,异化就是指人的存在与他的本质的疏远,人在事实上不是他潜在地是的那个样子,或者说,人不是他应当成为的那个样子,而他应当成为他可能成为的那个样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弗洛姆认为异化存在正由于有了分工的社会中,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资本主

义制度下,人不仅同自己的创造力疏远了,而且人的劳动对象成为异于人、统治人的力量,其结果是把人的自由的创造性活动变成了单纯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异化不仅体现在人对于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劳动对象的异化,而且还体现在人同其自身、人和人的异化,从而导致人的一切价值的贬损,对物质的占有成为人生活的最高目标。因此,“马克思的目的不是仅限于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是通过恢复一切人的未异化的、从而是自由的能动性,使人获得解放,并达到那样一个社会,在那里,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人不再是‘畸形的’,变成充分发展的人”^[1](第62页)。

人的自我实现当然离不开人的个性的发展。人的个性既是指人与自然相对应的主体性、创造性、自觉性和可完善性,同时也指人的独特性、惟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人的个性的发展程度取决于社会的发展程度。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个性问题的阐释,弗洛姆创造性地把他的这些观点运用于西方社会,进而揭示了西方社会人的个性的失落和趋同现象,并分析了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对于人的个性,弗洛姆是用“精神健康”这一概念来表达的。他指出,马克思继承了由斯宾诺莎、歌德和黑格尔所提出的关于独立的、能动的和富有创造性的人这一人道主义概念,强调独立性和自由是健康人的主要标志,这种独立性和自由根源于人的自我创造的活动。马克思所讲的独立和自由“不仅指政治和经济自由,而且亦指个性的真正的实现。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恰恰就是为实现这种个性而服务的一种社会秩序”^[3](第69页)。同时,由于马克思把人看作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他需要他的同类,但不是把他的同类当作满足自身欲望的手段,而是因为只有当他与别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时候,他才是他,他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人”^[3](第71页)。因此,虽然在一个社会中人的个性是千差万别的,但却始终和人的社会性是相联系的。在马克思那里,人的个性的形成是与社会结构中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弗洛姆指出,马克思虽然肯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考察二者是如何相互转换,进而影响人的个性的形成的。为此,他提出了“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的概念,指出正是它们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联结起来。

“社会性格”理论是弗洛姆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同马克思的学说结合起来而形成的,旨在说明经济基础对人的意识的影响。在弗洛伊德之前的心理学中,“性格”主要是一个标识人的行为特征和行为模式的概念,弗洛伊德则强调“不同的性格倾向乃是性冲动的不同形式的‘升华’或‘反馈’,……性格结构既决定了一个人的思想和观念,又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3](第78页)。弗洛姆结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出一个社会也具有由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社会性格”,社会性格能够把大多数人的能量引向同一个方向,从而接受同样的思想和理想。对于什么是社会性格,弗洛姆指出:“我所说的社会性格指的是同属于一个文化时期绝大多数人所共同具有的性格结构的核心,它不同于个人的性格,尽管人们生活在同一个文化时期,但是各人的性格都是不同的。我所说的社会性格也不是指一定的文化时期内,绝大多数人身上所体现的性格特征的简单总和。因此,社会性格不是一个统计学上的概念”^[3](第82、83页)。从弗洛姆这段论述看,社会性格既不同于个人性格,也不是个人性格的简单相加,他所谓的“社会性格”,指的实际上是由一定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社会成员按照社会制度的要求去行动的方式。社会性格的作用在于“促成社会成员的活动能力,使他们对社会的行为模式不再有自觉的意识,从而使他们盲目地跟在别人的后面,并在符合社会要求的行动中得到满足。换言之,社会性格的作用在于造就和疏导人的社会能量,以便使社会能够生存下去”^[4](第77-78页)。那么,社会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呢?弗洛姆认为不能归结为一种单一原因,而是应该在社会和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中探寻它的起源。具体而言,人们为了生存所进行的物质生产及其生产方式又决定了宗教、政治和哲学等意识形态,进而决定社会性格,并使社会性格制度化、稳定化。弗洛姆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总结的:“经济基础,不仅能产生某一种社会性格,也能产生某些思想,而思想一旦被产生出来,同样也能影响社会性格,并且也能直接地影响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性格正是社会经济结构和一个社会中普遍流行的思想、理想之间的中介。它在这两个方面,即将经济基础变为思想或将思想变为经济基础的过程中都起到了中介作用”^[3]

(第92页)。为了说明社会性格的作用,弗洛姆把社会性格划分为“生产性社会性格和非生产性社会性格”两种类型,非生产性社会性格的特点是使人“失去个性、空虚、生命无意义、个体自动化,这一切导致了不满足的增长,导致了寻求更适当的生活方式和寻求能引导人达到这个目标之规范的需要”^[5](第89页)。而生产性社会性格则“使人的全部潜能得到生长和发展,而其它所有活动都应从属于这个目的”^[5](第89页)。问题在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非生产性性格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得以流行,这实际上意味着当代西方人已经无所谓个性的,外在的商品、市场交换规律和权威已经成为人们行动的准则。然而,人们生活于这种异化的生存状态却并不自知,甚至就把这视为人生的幸福。为什么会造成这一状况,为此弗洛姆提出了“社会无意识”这一重要概念。

“社会无意识”的概念是弗洛姆通过对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概念进行借鉴和改造而形成的。在弗洛伊德那里,“个人无意识”是指我们本身内在的大部分真实的东西是没有意识到的,而许多被意识到的却是不真实的,它产生于道德禁忌和法律规范等文明对人最深切的欲望冲动的压抑,并逐渐成为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无意识,因此看起来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但实际上人不过是由社会所决定的木偶而已。弗洛姆认为,马克思所讲的无意识并不像弗洛伊德那样,归结为人的生理学和生物学需要,而是将它归结为社会和经济的力量,强调的是社会存在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而不是相反。在无意识问题上,由于弗洛伊德把人们意识背后的力量归结为人的生物性本能,因此他认为不需要社会变革,人就可以克服其被压抑状态。而马克思则认为是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着人们的意识,只有通过社会变革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弗洛姆认为,必须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思想结合起来,才能说明社会力量是如何通过经验进入到人的意识中的。在他看来,并非是所有的经验都能够成为意识,经验只有在一个概念体系中才可以被感知、被联系,进而形成条理。具体而言,首先,经验要进入人的意识,离不开人们的感受,并可以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但是,有些微妙的经验如果一个社会文化中的语言无法有效地表达,那么它就难以进入到人的意识中。其次,特定文化中直接指导人的思维的规律决定了哪些经验能够进入到人的意识,和这个社会文化思维逻辑相矛盾的经验,人们较难意识到;最后,社会的禁忌决定了哪些思想和感觉是不合适的、被禁止的以及危险的,由此阻止这些思想和感觉达到意识的层次。可以说,语言、逻辑学和社会禁忌构成了该社会的“社会过滤器”,它决定了该社会对其社会成员压抑的内容。

可以看出,弗洛姆的“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概念主要说明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问题之一,是揭示当代西方社会的人实际上个性已经失落,其思想方式和行为模式已经由社会所支配,变成了整齐划一的单一化方式;问题之二,则揭示了西方社会是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具体机制。那么,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否可能呢?对此,弗洛姆依然抱着较为乐观的态度,他认为需要从两个向度进行革命,一个向度是必须进行社会结构的革命,建立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因为人的生产性潜能能否最终得以实现,关键取决于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其二是必须进行个人的微观心理革命,唤醒为社会所压抑的对自由和个性的向往,其途径则是以“爱”为核心内容的道德教育,建立一种维护自己真实利益的规范人本主义伦理价值观。

三

弗洛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解读的立足点,在于他力图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既肯定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当然这种革命的目的在于找寻超越现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建立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他也肯定进行微观心理革命的重要性,而这也正是他理论的着重点。这不仅体现在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哲学,而且也体现在他利用这一理论,去分析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他在对当代西方人病理诊断的三部著作《逃避自由》、《为自己的人》以及《健全的社会》中,侧重于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揭示了西方人个性和价值的失落。可以说,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珍视以及对人的自由的追寻,是他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从弗洛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解读的具体内容看,既包含着真理性的成分,但也夹杂着一些谬误。弗洛姆正确地批驳了当代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强调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关于人的自由和价值的学说,就是要使人从受物质奴役的状态下解脱出来,进而通过发挥出自己的潜能,实现自由和全面发展。但是,弗洛姆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并没有紧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而是将“人道主义和异化”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并且认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继承西方人道主义传统的结果,没有区分清楚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西方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的不同。此外,弗洛姆在论述异化劳动的时候,强调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生产性潜能得以实现的途径,异化劳动则是人的价值和意义的丧失,但是必须指出,弗洛姆虽然也指出了异化劳动在生产过程、在人与人之间的体现,但是总的看,他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将异化劳动看做是人的主观心理体验,甚至把异化同移情现象相提并论,而且把异化看做是人类社会自古就有的现象,并认为异化还包括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人心的异化等,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对异化问题论述的原意。因为马克思所讲的异化,是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分工所造成的,马克思所论述的异化主要是指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异化、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和人关系的异化,异化的扬弃同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同一过程。显然,弗洛姆所论述的异化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而且扩大了马克思异化学说适用的范围。这种脱离一定社会制度谈论异化的做法所造成的必然结局是他脱离人和人、人和社会,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归结为人和自然之间的斗争史,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在如何看待人的本质的问题上,他是力图把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看法既同唯心的先验人性论区别开来,同时也同相对主义的人性论区分开来,指出马克思既承认一般的人的本质,但同时马克思又将人的一般本性与每一个历史时代和文化中人性的特殊表现区分开来。因此,人既存在不能改变的部分,但同时人又是历史的产物,具体的人的本质就是社会环境与人的先天潜能相互作用的结果。实际上,弗洛姆对人的本质的规定包括广义的和狭义的人的本质概念。首先,从广义的人的本质概念看,他没有区分“人性”同“人的本质”概念的区别,在他那里,人性就是人的本质所包含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讲,人性就是人的本质。而这里所讲的人性,既包括人的各种生物自然属性,也包括了人的各种精神追求和创造性潜能。这样,尽管他反对在人的本质问题上先验主义和相对主义,但实际上他自己的观点就同时包含他所反对的东西。其次,从狭义的人的本质概念看,他所讲的人的本质就是一定历史时期中人的具体本质特点,他用马克思的话讲就是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是人的本质的具体体现,其内容取决于社会的性质。再次,必须明确的是,弗洛姆的以上看法不符合马克思思想的实际。因为马克思虽然的确是将人性和人的本质区分开来论述的,但马克思决没有将人的本质归结为某种不变的自然属性。在马克思那里,人性指的是人的类特性,强调的是人与其它动物外在区别,主要包括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而人的本质则是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内在根据和本质区别。因此,人的本质决定人性,人性则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和反映人的本质。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但是人的自然属性必然会以社会的形式表现和实现,社会属性则构成了人的本质方面。在马克思眼里,并没有什么抽象的、超阶级、超历史的所谓一般人性,存在的只是具体的、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性。最后应该看到,弗洛姆上述对人的本质的规定,是他不满当时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将人的本质简单地规定为阶级性,看不到人的本质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也不满于当时西方世界盛行相对主义伦理价值观,力图建立一种科学的人学这一目的是密切相关的。

弗洛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解读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吸收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成就,通过“社会性格”、“社会无意识”和“社会过滤器”等几个概念,力图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机制,以及社会是如何引导和支配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对于进一步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有着积极作用的。因为马克思时代的历史唯物主义由于受时代条件的限制,以及时代主题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主要精力用于如何反对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唯心主义,进而科学地揭示人类社会

会发展的一般历史规律。因此,他们虽然科学地解决了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和决定力量,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并成为我们观察、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也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没有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微观机制作出深入的研究,也致使后继者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简单化、教条化,恩格斯晚年曾经就这一错误做法提出过批评意见。正是这种简单化和教条化的倾向造成了一段时期内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脱离人们的生活实践而变成抽象的原理体系。弗洛姆的上述探索可以起到一个把历史唯物主义同现实生活联结起来的一个中介桥梁作用。

弗洛姆上述理论的贡献,还在于它揭示了在当代西方社会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人的内心世界和行为的价值取向,越来越由社会所引导、支配,其后果就是人们的思想行为越来越具有一致性,越来越把对社会的适应看做是自己精神健康的标志,人一旦不适应社会的生活方式就被判定为处于精神病症的状态,因此整个西方社会正朝着单一化、伪个性化方向发展,这实际上意味着个性的失落和人的死亡。根据弗洛姆的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将当代西方社会看作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当代西方社会的人是异化的、丧失个性的人,他的理论就是要揭示西方社会的这一现实及其形成的原由,进而找到人的解放之路,应该说这正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解释的基本价值意蕴。

[参 考 文 献]

- [1] [美] 弗洛姆. 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A]. 西方学者论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C].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 [2] [德]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3] [美] 弗洛姆. 在幻想锁链的彼岸[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 [4] [美] 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8.
- [5] [美] 弗洛姆. 为自己的人[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 [6] 王雨辰. 略论弗洛姆规范人本主义伦理学[J]. 伦理学研究, 2004 (4).

(责任编辑 严 真)

Fromm's Human Explanation on Marxist Philosophy

WANG Yu-che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Law, Wuhan 400064, Hubei, China)

Biography: WANG Yu-chen (1967-), mal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 politic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Law, majoring in Western Marxist.

Abstract: Fromm considered Marxist philosophy as a kind of humanism theory on the basis of "humanitarianism and alienation". Accordingly, Fromm analyzed the concepts such as "human essence", "human individuality" and "self-realiz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ut forward some new categories including "social character", "social unconsciousness" and "social percolator", and attempted to explain the microscopic mechanism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superstructure. Based on these theories he analyzed the alienated living circumstances of the Occidental and the approach of liberation. Fromm's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volved not only truthful and creative conclusions, but some fallacy.

Key words: Marxist philosophy; human explanation; humanism; labor and alienated labor